



程
史
傳

15
1549
3



門 15
號 1549
卷 3

程史卷第九十三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裕陵聖瑞

海虞毛晉子晉訂

裕陵年十三居於濮邸一日正書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
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
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
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噤耳既而果登
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
弁鷗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
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

程史

卷九

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會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園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誠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不變文格蓋至日晨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

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闐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頰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嘗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尙書李通刑部尙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寤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鞶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

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髭鬚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界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啞聲如震雷驚而寤啞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廡視小將軍喘汗雨決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

欲遷都於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間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縉締好歲事無關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祀之

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郤我使人徐嘉等歸而
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
克中與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
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朮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册以帝號
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
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郤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
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
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
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颯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
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
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
勉爲國家卒此勳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
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
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
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
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
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
馴致魁柄鼈渡本諺語以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真約
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議旣定矣宇文

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璽璽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乏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睿聖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刃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

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

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矜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門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惇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旣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

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觀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摺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卽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己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長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芫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有王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忤間奉圭七先意持論自詭無傷孝宗素危之屢詰責安以禍福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胸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不獲已減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涇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九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取驗孝宗在朱邸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文惠爲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醴曾龍于後圃孝宗樂飲以碼礪觥醕者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

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爲蠲毒亟袖人參圓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瘡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猶自彊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袞而以醫累人耶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廟謚之議曰郤藥輟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鏗時當軸嘗親爲客言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鰲掖爲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葦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鸞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葦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於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獨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良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旣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拌貯肉炙梁米翁倣禽鳴以致其類旣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禽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殮云

王涇庸醫

宇文惠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

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癥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癥立消意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貶足之藥售於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於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爲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胄丞師臯皆甘涇餌日擊其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癘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瘳去矣痰下

者數斗今顧疲茶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間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爲怪檜欲貴其嫻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揜顧

賅謝攘市使朕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伏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爲南遁計都城爲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於上曰邊鄙本無事蓋初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綸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閤當饋餼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好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

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於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程史卷第十八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政大革海內
 頤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曾文肅為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
 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
 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
 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
 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
 源上意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
 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
 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

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駸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各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范駟改尚書左丞云

○殿中鵠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卽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悅卽日詔內籟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鵠蓄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

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良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爲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富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狃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聞以北繼改京秩爲鄂倅

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耜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爲虜聞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雖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事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

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闔閭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較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玠謀取雍使大將姚仲
攻大散關不下仲久於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
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
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
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
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
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
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
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
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
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

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
月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
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
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鬥志不銳戰心不
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
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
與前旣兵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
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錯置略於川蜀數科
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
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
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
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使

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
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
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資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
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
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
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
或以爲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
咎不科數百姓共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
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
可也至於科數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
親族寓居其不科數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
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

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
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
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
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
四個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
只作兩個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
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歛於民乃所以爲諸
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
輿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關錢糧草料累次喝犒
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使給散略
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旣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
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

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玉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

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天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專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

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富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實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緩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舉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

補過緩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事匱護界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爲乾德五年僭偽雖變輿不親幸而考定一方實爲雋功欲拔援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誌奉遂斥羨財鳩工伐巨木下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宗或謂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暫輟役蟒書請於朝廷議果不以爲然弗之許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詁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闐闐於於以邕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尙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擲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闕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直云禮部韻注義旣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於卷坐遠於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誼浸不可制諫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闔木如

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旣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舉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詳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謂指英衛以及季業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膝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

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所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焉旣廼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斯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

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於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一 八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
 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箆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
 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
 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
 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
 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
 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
 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

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園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纜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翩舞罥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柯崇窻間又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

怨望重其貶會以計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益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贖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于吉陰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竒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皂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

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闥白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尙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恬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粢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以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

省營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谷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旣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誣誤之併及旣有疑於三至姑薄懲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靈屈繇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閭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滿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據案作色涖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

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
既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
貨主許焉船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屏室稍侈靡踰
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
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
歲嘗游焉今尙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縣巨不能悉舉矣然
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尙鬼而好潔平
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
設稱謂聾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
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且輒會食不置七著

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灑以薔露散以水腦坐者皆
寘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
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區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
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
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瑩制爲甲
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大之凡用鉅錠數萬
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
欲狃于朝船可以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臥廡下後有
窳塔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甃爲大址累而增之外
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圓轉
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居一竇歲四五月船將
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晰號噓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

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
濼時爲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竄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
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子棲梁上三宿而至塔
裏髮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筇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
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
既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
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
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興皂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
侈惟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
例龍屬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
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
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

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船獠口尸羅圍費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
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爲遭遇不世出之主
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
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徧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
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
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
羣賢迭起不推原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
之禍可爲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
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
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

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計放春否宣獻忻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完度卞又其增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攏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責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直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日聖訓日論道日獻替日理財日邊機日

論兵日處己日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川郡那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旣建辟離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剏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之筆盡日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官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鑪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

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送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賴川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安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臬磔寔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尙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

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

俚猶不慚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事駕幸學
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
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尙鄒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
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徹而不復正耳其位尙
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荆公爲
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間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
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羹牆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
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風厲以垂
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
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憚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爲一日

韋布欵其門者百數闕辭焉弗可乃強爲通益公方臥奮然多
起曰是當作卽爲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
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筆焉後四
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
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西
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
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
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槍
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
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
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
編隋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

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嘗刀薦文忠留寅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孫儻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卽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厦用意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尙賢者在位躋配其間尙可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舉廉

世充同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謬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著蓋其族孫也

韓彭以軍器善其制器也
字只和東對書以善與之命文今韓果中只齋語錄開立中
世衣同感士發感感之銀對然一物和人贈之詞云四馬舉類

程史卷第十二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於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旣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位詩寓意日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

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
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
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寤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凜
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排根始踰二紀召對便
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
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詔復祿以
祝釐後告老終於家壽九十三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旣
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
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吟與詞爲餞而得
罪檜之怨忠簡蓋流貶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

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
閣下吏以躓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
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於几遂伏枕數
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
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饋食中寘
肉笑鬻一以爲信毋忘旣入獄月餘無所問置且施慘酷求死
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閣屋仰絝之使視椽椳偶見屋上一竅
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
遂得小槌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於橐滿其中皆笑鬻汾泣
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旣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
械出則檜聲鍾給贖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旣繫
昕夕不自安且念爲大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聞報中都有人

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
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
未出語直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訃走介星馳至
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蹙頃刻之間堂序權聲如雷王盧溪
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獄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
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
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
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二十年輿檜
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
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
景思伋家在天台爲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
錄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爲善類之福不貲

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於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蓋
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席間時發警論東
萊不以爲然旣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
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
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
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
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
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
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非天意之徒生兄獨寤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齒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蔡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問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

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
蔡元思念成

貓牛盜

余辛未歲官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貓善咋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脂爲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鬥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日月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閒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姦者爲余言內北和窰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人之貓犬類也夜冒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貓則皆晝攫都人居淺隘貓或

嬉敖於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卽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貓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尙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爲它人家貓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於和窻之肆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鈎繩於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于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夙導繩通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質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卽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於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子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寒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

劍勢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其年直弒亮於
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素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
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
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西北其位爲巽爲乾
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
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
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
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
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

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
權亦不可行學而至於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
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
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
且謂卿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員學官書局各以
十數監司郡守疊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
外路東宮徹章館閣進書雜流廝役例霑賞典曰隨龍曰應奉
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乞移用尉不捕賊
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醜賞累數百言上覽而壯之奎札付
中書曰賞功遷職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

以聞於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亶亶論事敢於剛上上亦欣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東宮春坊陳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於酒兄良顯訴陳女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詔送大理左右有爲之地者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少存國法爲子孫萬世計竟如初詔韓子師以曾覲援有起廢意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聖德後大臣或指二言之切爲賣直上不聽諭少融曰朕自喜給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讒時王謙仲藺丞宗正進對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彊禦馴致大用獎直厲斷蓋際然有烹阿封卽墨之風焉至今士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爲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微尙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賊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爲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爲德安守益恭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爲安陸宰實爲其僚晁好飲而敢爲初亦相得久益厭乃柄繫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臥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誘其與它僚同任責旣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

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秣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豕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

擬抑揚偏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虜旣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鯽魚

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鬪市泔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皜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

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旣不甚達益篤意植嫩貶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爲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先生蔡條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旣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

惟掉頭祿豢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爲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徽祖嘗召之入禁籙顯肅后在坐老志舉然出幅紙于袖曰陛下它日與中官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倣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旣有詔尙方庀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憶中不足奇而能棄己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剡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